



160

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四)

侯外庐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四)

侯外庐 著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4)/侯外庐著.--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

(三联经典文库第二辑)

ISBN 978-7-108-04673-4

I. ①近… II. ①侯… III. ①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479号

160 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4)

责任编辑 卢莹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49.5

字 数 709千字

定 价 168.00元

目次

第十五章 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 1217

第一节 前言——太炎与公羊学派 1217

第二节 太炎思想的变迁 1219

第三节 太炎的经史论 1224

第四节 太炎的史学范例 1243

第五节 太炎的法学思想 1253

第六节 太炎的语文逻辑学 1260

第七节 理性主义的宗教思想 1271

第八节 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者 1278

第九节 太炎的政论 1322

第十六章 反映十九世纪末叶社会全貌的太炎哲学思想 1330

第一节 绪说 1330

第二节 哲学家章太炎的剪影及其时代特性 1333

第三节	哲学定义中的两个反对契机	1338
第四节	宇宙根源论	1350
第五节	唯物论“平议”	1356
第六节	感觉与思维问题	1373
第七节	理论与实践，现象与本质及真理问题	1389
第八节	时空论·因果论·法则论	1400
第九节	关于质量、同异及有无诸问题	1415
第十节	无神论与宗教论	1429
第十一节	关于哲学史诸问题上几点天才的发现	1448
第十二节	结论	1471

第十七章 古史学家王国维 1476

第一节	观堂的治学精神	1476
第二节	观堂古史学的科学成果	1479
第三节	观堂古史疑决之诸范例	1526

第十五章 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 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

第一节 前言——太炎与公羊学派

章太炎，名绶，亦名炳麟，生于清同治七年，卒于民国二十五年（一八六八——一九三六）。

从公羊学派兴起以后，康氏之学，复以公羊学建立政派，经过百日维新运动，至于民国初年，确实对于中国的士大夫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末《民报》发行，但被清廷严禁，难以广泛地起着作用。在这时，古文家的一位最后重镇章太炎氏挺身而出，上下古今和康氏学派短兵相接，文锋对立，可谓古文家的光辉。他虽然有门户之见甚深，而他与公羊学派论难的方针，大体上是沿着理性主义，在时代意义上更为进步的思想。因此，我

们应单独研究章氏的这部分成绩。

在下一章我们有专章介绍章氏的哲学，名他的哲学为“附保留的观念论”，凡所保留下的非观念论部分，都可适用于批判公羊学派以及百日维新派的理论。在太炎的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在经学上，文学上，以至政论上都树起反对公羊学派的旗帜，而且在人物评价等方面都显示异趣（详见《说林》），例如公羊学派骨子里宗宋儒，而他则有《思乡愿》上下篇言朱子为乡愿的优者，公羊学派没有不攻击戴（东原）学的，而他则有《释戴》一文，甚为推崇，康有为抑顾（亭林）而他则申顾（政论中多引顾文以刺维新派），康有为宗黄（梨洲），而他则“非黄”（此为文题），凡此种种充满于他的思想中，甚至在某一个专题研究中，亦或多或少，要申引批评几句公羊家法，例如《释物》一篇，本是文字考证的名文，从“物”字原始意义（异毛牛，后来王国维据甲骨考为杂色牛）一直说到“格物”之物，在文末转头讲起义理来，用以讽刺着公羊学，他说：

格物者，格距于其轨度，若射者然，思虑辨难，不越堤封，毋繁绕以自遁也，毋汗漫以自恣也，是以能致

知，不然，非解垢为觥辨，则逐于无端崖之辞。（《文录》一）

这几句话，在方法论上，正是最中肯地批判了公羊学的反理性主义。按太炎的经史学与政论，颇为一贯，他治经史甚不满如今文家魏源的致用之说（见上引，详看氏作《清儒》篇），他自己谓“其趣在实事求是，非致用之术”（《官制索隐》），但这里要明白，他反对今文家的“致用”，而他在《官制索隐》以及其他“官统”诸论中是有他的致用精神（见后）。

第二节 太炎思想的变迁

太炎思想颇复杂，他个人的“思想变迁之迹”，详见于吾最崇敬的亡友经学家吴承仕先生所记录的《蕤汉微言》卷末，他说：

余自志学迄今，更事既多，观其会通，时有新义。思想变迁之迹，约略可言。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

易。……继阅佛藏，……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从印度学士咨问，……其所称述，多在常闻之外，以是数者，格以大乘，霍然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诸生适请讲述许书，余于段桂严王，未能满意，因翻阅大徐本十数过，一旦解寤，的然见语言本原，于是初为《文始》。而经典专崇古文记传，删定大义，往往可知，由是所见，与笺疏琐碎者殊矣。……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始采其妙，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以为仲尼之功贤于尧舜，其玄远终不敢望老庄矣。癸申之际，……始玩爻象，重籀《论语》，……《论语》所说，理关盛衰，……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阶位卓绝，诚非功济生民而已。至于程朱陆王，终未足以厌望。……凡古今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着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彼侏儒，鲜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

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沈；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

按太炎此段自述其思想学术变迁之迹，除了因其“身在幽囚，不可直遂以为”（太炎自记），到了末端所述，有调和汉宋之言，而与其丛书中所论宋儒者有所出入，此外大体上是真实的。他的经、史、百家、文字诸学、政术（此政术二字，多见于其所著制度研究及法家阐扬的诸文），可谓“以分析名相始”。他的《齐物论释》与佛经研究，以及晚年颇露显对于宋明理学之妥协，而谓“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文理密察、实事求是者，……亦各从其志尔”（同上），实和他在治学上一再言文理密察实事求是为他的学旨有违，故他所云“多言玄理”，可谓“以排遣名相终”。太炎先生在“真”“俗”之间的二元论，在晚年始完全显现出来。为什么一位在学术上的斗士，发展了汉学而为史学之后，这样的走入“真”界呢？在著者看来，他对于“俗”界

在民国初元前后，没有信赖，冥察民主的前途实有暗礁横生。而且在中国新人类的发生过程中他迷惘起来。在世界近代民主政体的矛盾中，他既失去其自信，而尚不可能知道有前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所以他在农民独立地跳上历史舞台之时，表现出真俗二者之不协调，而后以极端唯心之观念，以调和真俗（甚至弃俗向真）。这种思想要看他的政论（详后），现在仅举几句如下，他说：

光复者，义所任、情所迫也；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情所迫也。（《官制索隐》，引文详见后）

因此，他在光复的事业中是一位悲壮的学者，表里如一，所谓“义所任、情所迫”，而在光复以后则显示力竭气衰，认为民主共和的事业，“非义所任，非情所迫”，他退下了历史舞台，便“多言玄理”（《蒟汉微言》自记语）了，甚至就在自述其思想变迁一段文章之前，他看了民国初年“守法”之难能，更有悲观的言论，他说：

故为政于今日，两言以蔽之，以资劳用人，以刀笔

吏守法；虽然，中国民志之弱，民德之衰久矣，欲令富强如汉唐如欧美者，此正夸父逐日之见，吾辈处之，正能上如北宋、次如东晋耳！（《蓟汉微言》，四九页）

这种悲观思想，和其少年时代“不忘经国，寻求政术”者相反，正是他所谓“排遣名相终”的历史注解。[按太炎弟子鲁迅，是和太炎有脉络可寻之处，鲁迅在民初，据其《彷徨》自述，深感到锁在一个铁屋里面，漆黑不见光明，他说自信看不见光明，仅挣扎着姑且假定有光明，亦在历史的安排上彷徨起来，故阿 Q 的 Q（Question）是以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提出来的，一直到北伐前后，他才对于世界有了答案——参看拙作《鲁迅阿 Q 的年代问题》一文。太炎和鲁迅的同点，在于对于拆散时代的怀疑，而异点是太炎走入悲观以至于离开问题，鲁迅由彷徨以至于提出问题。我们在鲁迅言论里只见有崇敬太炎的话，而没有批评的话，知道颇有时代痛苦的一致感慨，不仅师弟关系罢了。此处尚有一言，即真能继承太炎传统者，就是那位记述《蓟汉微言》一书的玄言者，与鲁迅殊途同归。]

第三节 太炎的经史论

太炎的经史论，名义上虽不赞成实斋“六经皆史”之说，而却称道此说，他以“言六经皆史者，贤于春秋制作之论”（《原经》），故他论实斋之学曰：

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清儒》）

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事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明解故下》）

所以太炎并不反对六经皆史之命题，而主张六经与史不能分别之说。因为经与史既未可分离，则公羊家所言六经为孔子所托古以自作者，当是妄言。他说：

问者曰，经不悉官书，今世说今文者以六经为孔子作，岂不然哉？应之曰，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易诗书礼乐春秋者，本官书，又皆经名。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其亡变，其次春秋以鲁史记为本，犹冯依左邱明，左邱明者鲁大史（见《艺文志》），然则圣不空作，因当官之文。……国史之有编年，宜自此（春秋）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惑者不

睹，论撰之科不铨主客，文辞义理，此也，典章制度，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今以仲尼受天命为素王，变易旧常，虚设事状，以为后世制法，且言左氏与迁固，皆史传，而春秋为经，经与史异（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皆同此说）。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贵实有三。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今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翔实，故有公羊谷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法，非制惑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法制何与焉？（《国故论衡·原经》）

因此他申论《春秋》之上有《尚书》，《春秋》之下有迁固，孔子是继承前之史学而开启后之史学，经史不能分家。他说：

今文家所贵者家法也，博士固不知有经史之分，则

经史之分者与家法不相应。夫《春秋》之为志也，董仲舒说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书亦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汉书》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其自美何以异《春秋》？《春秋》有义例，其文微婉，迁、固亦非无义例也。……然《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纪岁时日月以更《尚书》，传之其人，……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今异《春秋》于史，是犹异苍颉于史籀李斯，只见惑也。（《国故论衡·原经》）

他更以孔子之学为史学，而驳托古改制之说，其言精当，如下：

汉世五经家，既不逆睹，欲以经术干禄，故言为汉制法，卒其官号郡县刑辟之制，本之秦氏。为汉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近世缀学之士，又推孔子制

法，迄于百世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预制之？（易称开物成务，彰往而察来，孔子亦言百世可知，皆明其大体耳。盖险阻日通，阶级日夷，工巧日繁，礼节日杀，鬼神日远，刑法日宽，法契日明，此在周代可以预知后世者也；若夫官号爵位军制之繁，地域广输郡县增减之数，孔子安得预知之？譬如观众日月星辰之行，虽在数百岁，可以预知，风灾旱潦之变，非临时测候，不能知也。盖变迁有常者可知，变迁无常者不可知。是故纬候之言不能附会孔氏也。）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如仲长统，故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子《齐物论》语。经犹纪也，三十年为一世，经世犹纪年耳；志，即史志之志，世多误解），明其藏往，不亟为后王议法。左氏有议，至于公羊而辩（范武子云、公羊辩而裁）。持繁露之法以谒韩非仲长统，必为二子笑矣！夫制法以为汉世则隘，以为百世则夸，世欲奇伟尊严孔子，顾不知所以奇伟尊严之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何取神怪之说，不征之辞，云为百世制法

乎？又有诬者，或言孔子以上世湏湏无文教，故六经皆孔子臆作，不竟有其事也（按即指《改制考》卷一）。……三代以往，人事未极，民不知变诈之端，故帝王或以权数罔下；若其节族著于官府，礼俗通于蒸民者，则吏取固有常矣，书契固有行矣，四民固有列矣，官室固有等矣，械器固有度矣，历数固有法矣，刑罚固有服矣，约剂固有文矣，学校固有师矣，歌舞固有节矣。彼以远西质文之世相似，远西自希腊始有文教，其萌芽在幽平间，因推成周以上中国亦朴陋如麋鹿。（《原经》）

太炎有《征信》，《信史》四篇文字，可谓他的经史之学的重要文录，在此四篇文字中，表现太炎史学与科学的统一认识，以之批评公羊学派，乃秋风扫叶之笔。他首先说：

古人运而往，其籍尚在，籍所著，推校其疑，事足以中微，而世遂质言之，虽适谓之诬。……凡事无期验，推校而得之者，习俗与事状异其职矣。彼习俗者察之无色，把握之不得其体，推校而得则无害于质言之，若淮南王之所订习俗也。……事状者，上有册府，下有私录，殚求而不获，虽善推校，惩其质言矣。二者立言之大齐，